

顶尖考古学家徐天进出任良渚博物院“掌门人”—— 吸引更多公众“走”入世界文化遗产

本报记者 郑梦莹 通讯员 摇慧敏



良渚博物院

浙江文博圈最近有件大事——良渚博物院(良渚研究院)迎来新院长。

来者何人?徐天进,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,曾任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、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主任等职。

顶尖考古学家“落户”,是我省人才引进工作在文博领域的一次突破。据悉,这是良渚博物院首位外聘院长。上任后,徐天进全职负责良渚博物院管理研究等工作。

在良渚博物院的晓风书屋,本报记者与徐天进见面。当天下午两点半,蓄着白胡子,身着绿色格子衬衫的徐天进准时出现。眼前这位院长,有谦谦学者之风。

要给出满意的交代 心里有几分“忐忑”

对徐天进来说,这次赴任新职,可谓归乡情切。他的老家,就在永康。虽然出生于乌鲁木齐,小学毕业后长期在北方求学就业,但童年时期,他一直在家乡生活。“小时候养成的吃米饭的习惯至今没改变。”对谈伊始,徐天进忍不住吐露心声。

“每次回老家,我会在杭州停一下,有时也会专门来看发掘工地。以前反山、瑶山发掘现场我也来过。”走进书店时,他手上提了个良渚的文创袋,里面叠着几张写书法的宣纸,“这袋子,几年前我还背出国了,质量真的好。”虽说是良渚的“老熟人”,但此番出任新职,徐天进坦言:“最开始其实心里还是不太踏实。因为浮光掠

影地走过,和实打实下功夫做研究是两码事。”从接到良渚博物院的邀约到确定来良渚的这段时间,他其实有几分“忐忑”。

徐天进自问自答,首先抛出一个话题:“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,徐老师都退休了,怎么又回来了?”

他内心的第一个“忐忑”,正是因为研究领域——“我的研究方向并非史前考古。”他谦虚地说,浙江省内研究良渚文化的专家很多,学术水平都很高,“我究竟能做什么,要是什么事都做不了,真的不应该来。”

另一个“忐忑”,在于良渚这块“金字招牌”重要而特别。“良渚是世界文化遗产,定位很高。”徐天进说,在世界文化遗产做出来的成果,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高度,要能够给浙江、给中国一个满意的交代。

此外,横向比较而言,从田野工作到申遗工作,再到博物院或者遗址公园的建设、运行,良渚一直在领先地位。如何让“标杆”进一步拉高?这是摆在徐天进面前的一个问题。

可以想象,来到良渚,是徐天进的一个重要决定。

想请周边居民前来 为他们深度导览

作为国内顶尖考古学家和策展人,徐天进曾主持过多个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,承担过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等多项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。此外,他还是国内公众考古最早的组织者和推广者之一,并因此与良渚博物院结缘,长期关注并参与良渚



徐天进

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。徐天进履新的消息一公布,就在国内考古界和文博圈引发了不小“震动”,大家充满期待。

或许正是基于一流的研究水准和丰富的从业经验,在采访过程中,记者能清晰感受到这位新院长的见地和思路。比如,来到良渚博物院后,下一步工作应该怎么做。

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,良渚博物院是展示这个圣地的窗口。“借这个平台,我想

尝试把良渚文明与自己对博物馆的想法有机结合,做一些新东西。良渚这边有极大的优势,从开始有想法到落地的执行速度很快。”徐天进说。

在徐天进的规划中,不少内容已经提上了日程,包括谋划良渚博物院二期新馆的开馆大展,加强博物院团队建设,尤其是学术研究展览教育人才的储备和培养,推进博物院申报国家一级博物馆等。

他希望,良渚博物院的知名度和

影响力能进一步提升,更受欢迎,“就像去餐厅吃饭要排队、要预订。”他打了个比方,“一家餐馆基础已经很好了,怎样继续提供一道道精彩的菜品,让大家回味无穷,让食客络绎不绝?”

最近这段时间,很多话题和点在徐天进的脑海中盘旋。他还有个想法:请良渚博物院周边的居民前来,院方将为他们做一次深度导览。

徐天进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:有一天,在其他某个考古遗址公园附近溜达时,他遇到了在此劳作的本地居民,就与他们聊起天来。“你们知道在这儿工作意味着什么吗?”“不知道。”徐天进又问:“博物馆建好之后,进去过吗?”“没有。”

徐天进认为,世界文化遗产与当地居民,应该建立起密切的关系,当地居民应该更了解遗产的价值,“良渚也是这样,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和义务,对他们做一个交代。”

优质展览启迪心灵 要尽己所能做到最好

“我原先不是做博物馆的,不过之前做了不少实验性的展览。各种各样的尝试,有成功的,也有不太成功的。”渐渐地,徐天进总结出一个标准:展览要有学术支撑,更要给观众提供多样的视角与解读。

7年前,北京大学、浙江省文物局、余杭区政府曾在北大联合主办“权力与信仰——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”,引发了社会对良渚文化的关注。与“特展”同步出版的图录《权力与信仰》,厚厚的一本,就醒目地陈列

在晓风书屋的书架上。这本书,如今依然是公认的阅读良渚文明的优秀图录。

徐天进拿起这本图录,翻了起来。“做展览,空间、经费或许不够,但要尽己所能做到最好,比如展览图录。”他认为,展览做完后,所有与展览主题相关的研究要绕不开图录。

一场优质的展览,能够启发研究、启迪心灵。良渚博物院是一座定位为收藏、研究、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。其中,“展示”二字,与公众关联最密切、最直接。是考古学家同时也是策展人的徐天进,尤其重视展览的社交性。

良渚博物院尾厅有一片空间。“这个片区蛮宝贵的。”徐天进曾设想,是否可以在这里加一个留言互动板块,专门用来给观众写问题,“关于考古的、展览的,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这对我们博物院来说很有意义。”

关于良渚博物院今后的展览,徐天进向记者谈了几个想法,今后博物院将尝试往两个方向努力:立足良渚,又跳出良渚,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策展,为人们感受文明带来更全面的视野;另一点是,博物院将与更多公众产生联系,比如为“特殊人群”打造专属展览等,传递出博物院的人文关怀。

除了爱吃米饭的口味“很浙江”,徐天进谈话间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高标准和踏实肯干气质也“很浙江”。他希望,自己和良渚博物院的同事们能够携手研究、探索,“让更多人能感受到,良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源,要把这块牌子做得更扎实。”

台州 90 后钻研沙埠青瓷,把当地馆藏文物拓展成拉风的文创产品——

让镇馆之宝“出圈”

本报记者 陈久忍 共享联盟黄岩站 牟浩 通讯员 张雅雯

在台州市黄岩区沙埠镇青瓷村,有一幢不太起眼的四层农房,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沙埠青瓷工作坊就在其中。

它的主人谢振威,是一名返乡创业的90后,正致力于恢复失传800多年的沙埠青瓷制作技艺,重现沙埠青瓷的独特魅力。在他的努力下,当地博物馆的青瓷香炉、青瓷执壶等镇馆之宝获得“新生”,走进千家万户。而他自己,也从一名怀揣致富梦的生意人,变成一名青瓷文化的传承者和宣传员,完成了人生轨迹的重要转变。

从零起步的返乡农创客

“沙埠青瓷,釉色青绿,外形比较粗狂,有种古朴美。”“沙埠青瓷的纹饰很有特点,要戏纹、凤凰纹等。”近日,记者在沙埠青瓷工作坊见到了31岁的谢振威。短发、圆脸,平时话不多的他,一聊起青瓷,就变得滔滔不绝。让人想不到,4年前,他对青瓷几乎是一窍不通。

谢振威的人生转折,发生在2019年。当时,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学和黄岩区博物馆,对沙埠窑遗址的竹家岭窑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,取得了重要成果。专家认为,沙埠窑遗址是越窑和龙泉窑瓷业技术衔接和过渡的重要地带,具有重要学术价值。一时间,沙埠窑名声大噪。当年,沙埠窑遗址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沙埠窑遗址主要包括竹家岭窑址、凤凰山窑址等7座晚唐、两宋时期古窑址。竹家岭古窑址长72.32米,是浙江目前已发掘的两宋时期保存最为完好、结构最为清晰的窑炉遗迹。此处距离谢振威家,直线距离不过200多米。

“小时候,我们就知道村里有古窑址。田地里、马路上经常能捡到瓷片。但是,没想到这些瓷片背后,竟然蕴藏着这么多历史文化内涵。”家乡沙埠窑和沙埠青瓷走红,让谢



谢振威

振威自豪的同时,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正好,一个机会来了。3名来自龙泉的青瓷匠人,曾租赁谢振威家的房子生产青瓷。由于生意看不到起色,准备退出。谢振威和家人商量后,决定接下这个作坊,从零起步学做沙埠青瓷。

“这个决定是我和家人经过慎重考虑、讨论后决定的。我们看好家乡青瓷产业的发展前景,认为这是一门有前途的生意,同时也想恢复沙埠青瓷的荣光。”谢振威说。

沙埠窑在宋朝便弃用了,制窑技艺已失传。作为青瓷门外汉,谢振威一越跑跑龙泉、景德镇,向当地青瓷大师请教,一起研究青瓷残片的纹饰、釉色,从古瓷片、标本样中汲取精髓,同时从书上查阅资料,一点点摸索尝试。

就这样边学边干,谢振威的青瓷工作坊开张了。

青瓷香炉的香火传承人

“沙埠青瓷和其他青瓷的区别,主要在泥土、釉料以及纹饰上。”谢振威说,如何生产出有沙埠青瓷辨识度的产品,让他颇费脑筋。

炼泥、拉坯、刻花、上釉、烧窑等流程,他们一次性烧制了7件1:1大小的青瓷香炉。

“打开窑门,看到成品的那一刻,心里很失落。”谢振威说,由于底盘拉坯不均匀,6件青瓷香炉都是塌



谢振威仿制的青瓷香炉

的。唯一一件外形完好的,也存在脱釉、跳釉等问题,属于次品。

谢振威没有气馁,继续钻研。在区博物馆专家的指导下,谢振威不断总结失败原因,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,以青瓷香炉为原型的文创产品终于炼制成功,成品率提高到七成。“他们做的缩小版青瓷香炉,造型和釉色基本上符合沙埠青瓷特征,很不容易。”罗永华说。

青瓷香炉一经推出,广受好评,成为黄岩区博物馆最受欢迎的文创产品之一。随后,谢振威又陆

续推出4款不同大小的青瓷香炉,满足人们不同场景的使用需求。此外,他还仿制了青瓷执壶等黄岩区博物馆收藏的其他青瓷珍宝,并配上茶杯,做成茶具礼盒,也很受欢迎。

“现在,有人来沙埠镇考察沙埠青瓷时,都是谢振威来讲解。”沙埠镇宣传委员王文青说,这几年,谢振威实际上已成为沙埠青瓷文化的义务讲解员和宣传员。

虽然人气不错,但谢振威坦言,在当地开设青瓷工作坊,目前还不是一门好生意,现在工作坊仅能维持收支平衡。

“沙埠青瓷的发掘、保护和开发刚刚起步。当地青瓷文化氛围还不够浓厚,没有形成完整的青瓷产业链,也没有大师、巧匠,这方面,要向龙泉等地学习的还有很多。”谢振威说,文化产业的根在文化,相信随着沙埠青瓷文化保护开发加快,青瓷产业也将快速发展。

“沙埠青瓷是黄岩的一张名片。我们正加快建设沙埠窑考古遗址公园,包括青瓷文创园、青瓷产业园、青瓷文化公园、乐稻乡村公园四大板块,我们要发展沙埠青瓷文化、青瓷产业,带动群众共同富裕。”沙埠镇党委书记陈智迪说,今年下半年,沙埠镇还将举办国潮宋韵文化节,期间将举行沙埠窑龙窑复烧仪式,让熄灭了800多年的古窑火重新燃烧起来。

走进沙埠青瓷工作坊,从一楼到三楼,整整3层都是青瓷展厅。一件件造型各异的青瓷碗、青瓷茶壶、青瓷香炉等瓷器,整齐摆放着。

“这些青瓷器,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烧制的。黄岩当地有名的沙埠青瓷器,基本上都可以在这里看到。”谢振威说,他们投入300多万元,将农房改造成青瓷展厅,建成集生产、展览、体验为一体的青瓷工作坊,全方位展示沙埠青瓷文化。

在工作坊后院一角的青瓷体验馆,一次性可以容纳20多人进行青瓷器制作体验。到了周末和寒暑假,来自台州各地的学生,经常将这里的小房子挤满。这时,谢振威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们拉坯,还会担任讲解员,向他们讲解沙埠青瓷的历史、文化、工艺等。

沙埠窑竹家岭窑址